

# 給最古的史料開刀〔史學講話〕

紀 康

高中的國文課本，常常選左傳，尙書，和詩經裏的文章。對於詩經，我們可能比較喜歡，因為他有韻，而且是發洩情感的；左傳就差一點了，人名稱奇古怪，文法也和現代不同；至於尙書，就更無趣味，若不是對照了注解看，簡直不知說些什麼！可是，老師們總會告訴：尙書是上古之書呀，左傳是春秋的傳呀，這全是和孔子有關係的呀，古人稱之爲經的啊等等一大套。

一聽到經書，我們就頭疼了，立刻想起五十年前的醜秀才，搖頭擺尾在那裏哼個不停。他們認經書爲「天經地義」；（這是孝經裏的話，形容其重要。）不能批評也不敢批評的。自從五四運動以後，新思潮的動力纔把舊傳統舊禮教打破，於是經也被人看作平常了，可以反對了。其實，我們應該明白，經的本身，並沒有罪惡，而且和歷史有密切關係，把經尊重成「聖經」，成金科玉律，完全是漢以後統治階層玩弄知識分子的戲法。（這事容另章詳說）

「經」字的本義是織布的縱絲，橫絲則稱爲「緯」。古時沒有紙，用竹簡或木片寫書，然後用絲線或皮條串起來，每個竹簡的長度和寬度全有一定。（詳見徐調孚先生在本刊所發表的「書的故事」）照近代考古學者在新疆等地所發現的漢代簡札看來，一根竹簡，並不多等於一根竹片那樣，不過要薄些罷了。所以，

「經」的初意，即是用線串的竹簡，凡是這樣串成的書都可以叫作經。例如講治病的有「脈經」，「內經」，講用藥的有「本草經」，相傳是老子的著述，有「道德經」。……不但中國如此，和中國文化年代相似的印度，也把書籍稱爲「修多羅」，其意即是線，印度古代用菩提樹葉代替紙，然後用線串起來，故有此稱。可是等到後來，就專門以修多羅的名字用於釋迦牟尼的著述，中國也便譯爲經，猶之乎中國自漢朝以後，專門把易、詩、書、禮、春秋五種書稱作經一樣。

經既是一般書的總稱，何以只有這五種獨被尊重呢？我在「山海經的發生」中已說過，春秋以前，人民大眾是沒有知識的，因爲他們不能受教育。有知識的人，只限於貴族和官吏，他們的知識也十分有限，不過就自己應用的範圍來學習，把重要的文件加以紀錄罷了。上面五種書，就是他們的紀錄，也便算是最早的書籍，這些保存文獻的紀錄，並不是私人的著作，有系統的，成片段的把自己的主張寫出來；而是一堆零亂的，時代拉得很長的「史料」。這些史料，經過第一位以私人資格辦教育的孔子，加以傳習，纔成爲普通知識分子所熟知的。到漢代，政府特別尊崇孔子，（因他的學說，有利於統治者。）於是他所傳習的學問就特別被重視了。

關於這些史料的内容，我也略略介紹過了，但爲了使青年同學們更加清楚深刻地認識他們，有再加解剖之必要：

先說易經：按照傳統的說法，易經的年代早的了不得，——伏義畫了八卦，文王把八卦重成六十四卦，（每一卦和其本身及其餘七卦相重）並作卦辭，文王的兒子周公作爻辭。所謂「人更三聖，世歷三古」，伏義文王周公，都是聖人，伏義算一朝，文王是商朝，周公是周朝，故曰「三古」。到孔子時，又作了很多解卦的東西，如彖辭、象辭、繫辭等，易經的全部纔算完成。這一套鬼話，自唐宋以來，已有許多學者不承認，伏義是神話和傳說中的帝王，根本不可信，文王距離伏義，按祖古史系統，當在一千年以上，爲什麼這八個極抽象的符號到一千多年之後纔有新發展，也是說不過去的。孔子向來只注重人事，不注重鬼神，易經是專講預測吉凶的，充滿神鬼，與孔子思想不合，論語裏雖有「加我數年，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矣」的話，可是漢朝另外一種本子卻寫作「加我數年，五十以學，亦可以無大過矣」，由專有名詞一變而爲副詞，證明孔子學易經的事，乃是後代人附會改造的。孔老先生大約不會和這部「推背圖」「六十四卦金錢課」一般的書發生過關係。

古人迷信鬼神，崇拜天地祖先，已經是大家曉得的了。貴族和帝王，全有專管卦的官，名字叫做「卜」，商朝的卜法很麻煩，要在龜甲上鑽了洞，用火灼他，看那裂紋來定吉凶。道「卜」字，就是象裂紋的形狀。「卜人」把所卜的事，記在裂紋的旁邊，當時還沒有筆，是用刀刻上去的。清末在河南安陽城外小屯地下發現了許多這種卜用龜甲，因爲那兒是商代的都城遺址，故稱殷虛。假使伏義會發明八卦，用以占卜，商代的人爲什麼不使用呢？在龜甲上面，是絕對看不到八卦的，即此一端，已可斷定伏

義畫卦的事是胡說了。用龜甲卜吉凶的辦法，大約自周代起已不常用，改爲比較簡易的方式，有人疑心這易經的易字，即是簡易之意，代表此項新興的簡易卜法。周易雖然不會早到像伏義那樣時代，但可以算是周代的史料，則應該承認。

這占卦的本子有什麼史料價值呢？我們須知任何文化都是時代的產物，周易的思想所反映的離不了周朝封建時代，這已經可以够上史料價值了；同時，在易經一連串的卦辭、爻辭、象辭、彖辭、……之中，常常講到古代的故事，周朝人所講的古代故事，當然比三千年以後人們所講的可靠。譬如說，易經裏面絕無堯、舜、以及黃帝、三皇等荒唐故事，已可反證這些傳說之不可靠。而且古代的社會生活，往往在易經裏有所流傳，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有一章專門討論周易所代表的時代社會；聞一多先生也會把那些材料，作了分類的研究。（聞一多全集，冊二，古典新義，周易義證類纂）目下研究古代社會史，周易已成爲極重要的原料。只是有一樣：我們必須剝除了他的神祕外衣，不要相信附屬在他身上的一片謊言。

### 三

書經裏的史料，比易經要具體得多。因爲他本身就是史官保存下來的檔案，包括了對話，文告，訓令，宣戰的誓師文（等於今日的通電）……，幾乎全和歷史有直接關係。由於那些奇怪生疏的字義，（有許多是當時的口語）也可以推斷他距離現在年代之遠。古代的史官，和掌管占卜的「卜」，「巫」，掌管典禮的「祝」等，性質差不多，好似皇帝的秘書之一。他們保留下來的東西，應該是很可靠的，可惜是，許多真的史料，往往被假的混淆，原因即在中國人崇拜古代的一念，思想家和政治家都弄了古

人作宣傳。書經裏的堯典、舜典，本是一篇，東晉以後，分而爲二，看了題目，自然可以知道講的是堯舜的故事，可是按照內容考究，已經有好幾處證據可以斷定是偽造的。——例如梁啓超會說他的文字，比起商代的「殷虛篇」還要好懂，後代文章反較前代文章難了解，這是不合理的，還有堯典裏用了「蠻夷猾夏」的字樣，「夏」是後來的朝代和稱呼，堯的時候沒法子知道。況且堯典的開篇，就說：「稽古帝堯」，可見乃是後人追記，彷彿說：「古時有個帝堯」，這追記的人很可能是託古改制的春秋戰國的學者，而儒家的嫌疑頂大。除此兩篇之外，還有很多篇是真正確確假造的（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禹貢，五子之歌等），大約凡是夏以前的各篇是尤其靠不住的。譬如「禹貢」這篇，從來史學家都把他當作最早的地理紀錄，卻忘記了他所說的範圍，要比商周以來的疆域大的多，夏禹無論怎樣有神通，也不可能開折這樣大的土地。然而，自從漢代的大史學家司馬遷作史記以來，誰不把書經的記載當作天經地義？所有堯、舜、夏禹的故事，除去傳說神話之外，公認這裏所記的要算極正式，極有價值的，豈知照樣是一片編造的謊言呢？至於他和孔的關係，據說古書有三千多篇，孔子曾加刪節，又作了「序」，其實是憑空虛造不可置信的。

四

五經的次序，若按傳統說法的年代排列，伏羲的易第一，以堯舜起始的尚書第二，第三就輪到三百篇的詩經了，因為詩經第一篇「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據說是講周文王害單相思的。文王爲什麼要爲一個女人「悠（思也）哉悠哉，展轉反側（失眠）」呢？因爲那位對象有美德，並不是爲了她貌美，這又是一派鬼

話。詩經本文裏，既沒有指明文王，更沒有說到什麼美德，只是說「窈窕淑女，君子好逑（配偶）」，一位漂亮的 young man（君子），當然得找一位美麗的貴絲（淑女）作配偶了。詩經裏做這樣男女相愛的歌多得狠，全是春秋（公元前四百年至二百年前後）以後各國民間流行的，包括着北方的河北、山西、陝西、（鄭、鄭、衛、唐、魏、幽、王、秦、……各國）黃河中流和下游，（鄭、齊、曹、魯、陳、……）漢水流域（周南、召南）各區域。古時行封建制度，貴族在各處分立，代管天子管理土地和農奴，故地方單位有這樣多。一國和一國的風俗不同，有的比較保守吝嗇，有的比較解放自由，譬如鄭、魯等國，男女的關係特別隨便些，因之情歌就特別多。據傳統的說法，皇帝每年要派遣專使到各諸侯採集歌謠，以觀察人民的疾苦，這些歌分國編起來，即是詩經的一部分，稱之爲「風」。另外還有貴族宴會時唱的歌，叫做「雅」，和天子或諸侯祭臨時跳舞的歌，（爲了娛神）常常是誇讚祖宗功德的，叫做「頌」，三部分配合起來，共有三百多篇，即是詩經全部。有人說，本有三百多篇，孔子把他刪成三百篇的，這話也不可信，因爲孔子的言行錄「論語」中，並沒有刪詩的話。孔子是辦教育的，也許會把這種歌教給學生，不免略加編輯整理，後來就說他刪了。我們從詩歌裏可以看見真正的民生，譬如幽風，大小雅裏有許多篇描寫種田的詩，就可以知道二千多年前農人的生活，「風」裏有許多農民罵貴族的歌，就可以知道貴族怎樣壓迫農奴，那些大膽的獻歌，更可以看出那時婚姻制度，還沒有受「禮教」的限制。就是作爲祭歌的「頌」，因爲要述說祖宗的事業，就得把過去的歷史唱出來，我們藉此便明白了許多古代傳說的真象。譬如「商頌」，乃是商代後裔宋國人作的，他說起祖先來，絕對沒有堯、舜、和黃帝、伏羲、神農這些

名字，但到戰國以後，卻忽然跑出這些古代的帝王來，豈不是可以幫助我們廓清古史中的彈霧嗎？無奈古來的經學家，總不肯實事求是的去解說文字，偏偏要造出些「美」「刺」的道理來，例如關雎不是男女愛慕的情歌，漢代經師，有的以為是贊美后妃之德，又有的主張是諷刺周康王，（說他新婚之後，專想和妃子享樂）自己就打起嘴巴來，所以我們若是想把詩歌作為可靠的史料，也還是得剝去他的一層僞裝的外衣。

## 五

「禮教」兩個字，提起來就使人討厭，古人說：「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見禮記）禮儀是主要大禮，威儀是日常小禮，好像伙！一個人要遵守這樣多的規則，真要麻煩死了！古人生活多麼簡單，人事關係也不會複雜，絕沒有這些繁文縟節的必要，所以根據歷史的進化觀點，就可以直接斷定這話是後人造的。但古人頭腦裏都有一句：「我周公，作周禮」，（三字經經文）好像三百至三千的瑣碎規則，全是一位聖人造出來的，因之，我們的歷史書中，就把周公恭維成制禮作樂的大聖人，沒有他，我們可能至今日還不懂「團體生活的規律」，尤其是儒家諸子，對於周公更是捧場，連孔子都沒有此人偉大。講起思想史的傳統，總是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儘管孔子離周公已經四五百年，但是「聖聖傳心」，精神感應，是用不到像師生那麼傳授的！

周公留給我們的禮書其實是一部完全來路不明的東西，叫做「周禮」，又名周官，實在等於現代之「建國大綱」，「行政院組織法」和各部院組織法的合體，政府分為六部，即天、地、春、夏、秋、冬六官，每官之下，有六十位屬員，共為三百六十名官吏，構成統治國的幹部，「周官」把他們的職掌全都說得很詳

細。假使周公之時，真的曾實行此制度，對於我們研究歷史的人，這書的確有了不起的價值，不料遍查古籍，周公並沒按此制組織政府，而且其中有極可惡的辦法，專門替統治者謀享受的，例如規定天子每餐要吃一百二十樣菜，要娶一百二十個老婆，可謂豈有此理。周代以前的帝王，雖也專制，卻還無此非禮享受，大約自王莽以後，就照此辦理，甚至變本加厲，「後宮佳麗三千人」，比一百二十更增幾十倍！既是周公不會行此制，顯見此書是假造的，假造的人，怕是戰國時期那些陰謀派的政客，他們是懷了一肚皮政治理論和辦法的。

孔子時尚無周禮，只有一種「士禮」，又名「儀禮」，這書之瑣屑，尤不足道，其內容等於今日我們在結婚典禮中看到的儀式單，表葬人家行祭奠時的贊禮詞，宴會時的節目單，因為全是日常吉凶飲宴應用之禮，而且是「士」的階級通用的，故名士禮。這種東西，恐怕等於今日的「應酬大全」，不是任何人造的，而是習慣上的積累，也許曾經孔子或其徒弟的編訂。儀禮之外，還有一部戰國秦漢間儒家討論禮學的論文叢編，即是「禮記」，我們可以從這些文字中看出古代人生活的態度，教育的制度，思想的方法，以及種種瑣碎規律的由來，對於了解戰國社會，頗有許多幫助，可是，千萬莫把他當做周公的東西。

## 六

最後說到春秋。漢代以前，中國學術界還沒有「史學」的名稱。史，只是官名，如司馬遷父子為太史公是也，司馬遷所作的書名「史記」，意即史官所記。凡屬記載歷史的東西，統統歸入春秋一類，像西漢的劉歆所作的「七略」，（當時國立圖書館的書目提要）就是這樣，東漢史學家班固作漢書的「藝文志」，也

仍舊沿用此分類法，直到漢晉以後發明一種新的分類法，纔有經、史、子、集的分別，而當時又只叫做甲、乙、丙、丁四部，故史學也稱為乙部之書。

由此可以知道在古代學者的觀念中，春秋在經書之中是特別被賦予史書的使命的，唯因它是孔子所作，故列之於經。可是，我們翻開春秋經文來看，委實覺得不像一部有系統的史，而只是一條條的標題，如「×年，×人與×人戰」，「×年，×月××，（干支）日有食之」，「×年×月，×人弒其君」……，究竟爲什麼呢？戰的經過和結果怎樣？日月食有什麼紀錄之必要？×國人爲什麼殺君？完全沒有說明。等於我們看新聞紙有題目沒有正文，豈不是笑話？孔子若有意把魯國及其同時各國的史事保留下來，起碼不該如此簡單，而況在論語中，根本沒有孔子作春秋的話，到了孟子時代，（距孔子一百多年了）纔說孔子因魯史作春秋，即使退一步，我們承認孔子與春秋有關係，也不過把魯國史官所記的東西重新編訂一番罷了，談不上是孔子的創作。那麼，孟子給春秋所加上的神妙作用，「發」和「貶」，足可以使亂臣賊子害怕，又從何說起！孔子以後，諸侯間的「國際局面」，眼看一天比一天緊張，不仁不義的戰爭，越來越凶，連孟子也頻頻搖頭嘆息，可見害怕云云，全是謊言，孔子作春秋一事，自然也打了折扣了。

春秋可能像傳書似的，是魯國史官所記的大事摘錄，孔子辦教育，也注意到本國歷史，就設法弄來作教材。事實經過，也許會口述過，後來傳得久了，居然有人再記出來，就稱為「傳」，最早的傳是公羊傳，乃齊人公羊高所記，他是孔子後好幾代的學生，這書完全用問答方式，表現口頭述說的原型。當然裏面免不了若干後代加進去的怪說，但我們相信他保留若干原始的道理。

到漢朝又有了說梁傳，大致和公羊傳相仿，公穀兩字是雙聲，（×××，發音相同）羊梁兩字疊韻，（一尤，力一尤，收音相同）恐怕是漢人戲謔子，猶之乎張小泉，張小全，王蘇子，汪麻子一般。因爲在漢朝每一派的經師都可以在大學講授，每年吃俸祿的，故有此怪現象。到西漢末年，忽然又鑽出左氏傳來，據說是左邱明作的，不用問答式解法，而採用敘述式，有很多地方與經合不備，可是東漢以後大大流行，把公穀兩家打倒。歷代學者對之多有懷疑，近來我們已可斷定此書和春秋無關，乃是戰國時另外一部書的改名，原名是叫做「國語」的，書雖不假，可是當作春秋的傳就假了。

總括起來，經書全有史料價值，可是全有說謊的成分，司馬遷的史記，有很多篇即是以經書的材料爲根據的，可惜連他那樣見識高超，也沒有能夠完全剝去說謊的外衣，後來的人，自然更只有「迷信」。我們這個時代，是要打破傳統，對舊文化加以清算的，要想清算古代歷史，首先得從經書開刀！

（上接二〇面）是以客觀的地理環境爲其終的，因爲地理環境各因素已擁有獨立的作爲自然科學的天文學、地質學、生物學等去研究。地理學是研究地理環境怎樣通過勞動過程而影響或作用於人類的社會經濟生活，以及其現實空間的分布的科學。這門科學自將其科學性轉進爲社會科學以後，先前被「分屍」得將趨於消滅形勢，而現在卻轉向再生重發了。庸俗的地理學已趨於死亡，它應該受到科學的歷史方法論的清算。新的地理學（即社會科學的地理學）也祇有在科學的歷史方法論的體系上建立它自己的新體系。地理學自作本質上的轉進後，在它前面就開闢了另一個新天地。它是一個嶄新的科學，迫急需要人們來開墾種植。